

艾芜

风波

艾芜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风波

风波·艾芜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FENGBO

艾芜

87
I247.5
2469
3



B372309

责任编辑：李济生

封面设计：袁银昌

插图：张培础

风 波

艾 芜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树山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9 插页 7 字数 126,000

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9,700 册

书号：10078·3844 定价：1.35元

内 容 梗 概

一封国外信哄动小山乡。一贯平静的农家也给掀起不小的风波。原来受人唾骂的“狗崽子”，而今竟成了大家羡慕的人物。寄养韩家的外孙龙进要去美国探亲了。不说以前带头批斗过他的表妹韩芳，想重温那青梅竹马的旧情，得以随之出国；就连大队党支部书记、团干部也都换做笑脸相迎，另眼看待，要拉上新的关系。谁又料得到这个不声不响的青年，早已暗暗地走上了写作的道路，成为一个颇有前途的作家了。还和一个患难与共的女友订下了终身哩。充满戏剧性的情节，清新朴素的文笔紧扣人心。小说不仅深刻地揭露了“左”的危害，展现了世俗者卑下的灵魂，更有力地歌颂了老、青两代知识分子的热爱人民、眷念故土的纯真感情。

乡下人收到了一封国外来信

田野里的油菜开了花，反映在粉蓝色的天底下，一望无涯的金黄。其间还杂有麦子，长得绿油油的正在抽穗，显得生气勃勃，乡里没有多少事情可作，青年们便去赶场，看看热闹。龙进上街先到邮局看报纸，看有什么文艺杂志出版了，他喜欢看杂志的广告。报纸是贴在邮局外墙上的，已是几天前的了，上一次赶场就看见了的，因此望一下就走开。他又走到百货商店去看，因为卖文具纸张那个部门，还代卖新华书店的新书。他看见一些文学书，已摆在面前，感到十分高兴。那些书他早已看过，但如今能够再印出来卖，总是一件大好事情，使人松了一口气。

气。他把书一本一本地翻看，看封面的装帧，又看有图案的扉页，感到新鲜。轻微的油墨气味，也格外好闻，有着淡淡的清香。

龙进正在书摊面前这么欣赏书的时候，有人轻轻拉动一下他的袖子。龙进连忙回头一看，原来是韩芳站在他的身边，现出一脸微笑，笑里还藏着一种神秘似的。这是他的表妹韩芳。她的右手，拉了一下龙进的袖子，左手则一直藏在背后。她，瘦瘦的脸子，有点紫黑。眼睛十分灵活，显得聪明，但又透露出很有脾气的样子。她兴奋地说：“你没去邮局么？”

龙进低声地说：“我去做什么？从来没有人给我信。”

韩芳嫣然一笑，说：“这不是给你的信么？”一面把藏在背后的左手，伸了出来，手上正拿着一封信。她还高兴地说：“我一进邮政局看报纸来了没有，就看见这封信，好打眼啊，外国来的。”

龙进连忙接到手上看，信封上有外国邮票，有寄信人的英文地址。收信人则写的中文，是龙进先生收。交信的地址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某某省某某县清泉公社麻柳大队。另外还有一

行字：如收不到，请交清泉小学校转交。龙进注意地看信封，现出惊异的神情。

韩芳却忍不住说：“快撕开看，是什么人来的信？”

龙进连忙走开，因为一些站在书摊旁边的青年，也在注意他这封贴有外国邮票的信了。他走到街上人不多的地方，才拆开信看，开始的句子：“亲爱的孩子”，使他更加惊异，赶忙看最后的署名：“爸爸何步云，妈妈韩云英。”他大为震动，忍不住高兴地喊了一声：“哎呀，爸爸妈妈还活着呀！”

韩芳一直挨在他的身边，偏着头看他手上的信，这时听见是姑爹姑妈寄来的，也很震惊，连忙把信抢到她的手里，一面看，一面忍不住激动地说：“我们赶快回去告诉爷爷婆婆！看来姑爹姑妈是在美国的大学里教书呀！”

“是在大学教书吗？”龙进吃惊地问，又一面要拿信去看，仿佛不再看一次，就不相信似的。

韩芳不让他拿去，一面说：“让我看哪！”好象信是写给她似的。

龙进一向有点怕她，也只好让她先看算了。但他一面又生气地说：“说他们在香港害病死

了，全是造谣哪！”

韩芳看完信高兴地嚷了起来：“真是做梦都没想到！”她又向龙进劝慰地说：“不要想那些谣言了，过去的事，让它过去罢！”韩芳随即看龙进的神色，看他同不同意她说的话。

龙进还和以前一样，骂他也好，怨他也好，称赞他也好，他都低着头，不动声色。黑黑带红的脸子，总是平平静静，显得老实，甚至有点呆笨。但也隐藏着倔强的精神。现在尽管也抱怨了一两句，近乎说气话，也没有在脸上很突出地表现出来。韩芳喜悦地说：“‘四人帮’打倒后，这才真正感到好，谣言一下全吹跑了！”

龙进只是跟着走，没有答话。他心里一面很快乐，一面又禁不住地想：“只要你少说一点，谣言就不会那么厉害。”事实确是如此，讲姑父姑妈死去的谣言，讲得最多的，就是韩芳。她常常对造反派、红卫兵讲：“人都死了，还有什么海外关系。”又常常对家里人说：“人都去世了，还怕什么牵连。”还有更使龙进生气的，是有些谣言牵连到龙进本人。事情是这样的，爷爷婆婆生病，龙进借钱买过药，爷爷婆婆病后需要滋补，龙进又借过钱买过鸡鸭。韩芳却不相信是

他借的，认为龙进为人孤僻，没有朋友，哪会借到钱，很可能是作扒手摸来的。实际说起来，韩芳也是有些根据，不是乱栽污一砣。有一回赶场，看见治安人员抓了十几个可疑的扒手，其中就有龙进。尽管查出他不是扒手，随后就放了，但在韩芳的脑子里再也磨不掉这一污点，无论如何都认为龙进是可疑的。她还向爷爷悄悄讲过，引起爷爷的不安。有一夜大家都去场上看电影，龙进一个人在灯下看书。爷爷走过去关心地问：“小龙，你怎么不去看电影？”

龙进从书上抬起头来连忙回答：“爷爷，我看过了，不想再看。”

爷爷拿起书，还戴上老光眼镜看，一面问：“你在看什么书？”

龙进正在看福尔摩斯侦探案，他没有回答，只让爷爷看。爷爷看了书名之后，就望着龙进说：“你该看出了，一个人犯不得案啊！”

“是的，爷爷！”

爷爷不看书了，只把书拿在手里，布满皱纹的额头和眼角动了一下，皱纹显得更深了，轻轻地说：“孩子，我好久就想问了，你买药买肉的那些钱，哪里来的？”

“爷爷，我不是早就告诉过你么？向同学借来的。”

“有这样好的同学吗？”爷爷显得很不安。

“人家就是这样好嘛！”龙进说得很诚恳，但头却低着，眼睛望着地下。

爷爷轻声细语地说：“孩子，你要懂得世上有这样的人啊，他要收买一些人，今天给你这个，明天给你那个，钱大把大把地花，你向他借钱，他更是慷慨得很。”

龙进好象不明白爷爷这些话，有些惊异地望着爷爷焦虑的脸色。爷爷又再问道：“你这个朋友是不是一赶场就三朋四友，茶馆进、酒店出的？”

“爷爷，人家不是这样的，跟我一样就是爱看书。”

龙进说得很诚恳，爷爷却不得不这么说：“孩子，不管人家怎么的，你还不借钱的好！”

“是，爷爷！”

爷爷放下书走了之后，龙进禁不住想：“什么人给爷爷讲了坏话？……是她，肯定是她。”他记起那次在场上冤枉被抓，还挨了两下拳头，自己气得发昏，等到查明谁是真正的扒手，把他

放了，他才看见围观的人群中站着韩芳，满脸通红，露出鄙视而又生气的神色。她并不走来问个明白，却一下子抽身走了。以后还听见她在向人讲：“有些人生成的样子，一见就叫人起疑心呀！”龙进觉得韩芳尽管说起来是表兄妹，但却这样不信任他，比外人还不如。而且还把他看成是个无用的青年，没法生活，才来投亲靠友。

现在龙进跟在韩芳后面走，这些往事禁不住再现出来。接着还有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动乱情景，更加可怕地出现。但他对她并不怀恨，只是心里装满了快乐，要尽量忘记以往的事情。

韩芳越走越快，仿佛有风吹她，身上长出翅膀。她回头看见龙进，落在她的后面，还是不急不徐地走着，跟往天差不多，忍不住想：“这个人真是有点呆笨！”但她不能象往天一样，开口就责备他，只能讨好似地说：“走快点！爷爷婆婆晓得了，还会怪我们走得太慢哪！”她停下来等他，露出十分兴奋的脸色。

龙进尽管心里充满了快乐，但并不露在脸上，仍然平平静静的，对于韩芳有意表现出来的温存，并没多大反应，只是越过韩芳的头顶，朝远

处望去，仿佛远处有人在招手一样。

韩芳也不以为意，她一向认为这个人有些迟钝，太书呆子气罢了。只是现在看法有些改变，先前是没有前途的书呆子，现在则是一个有了出路的书呆子而已。等到龙进走到身边了，又在同她并肩前进。她忍不住问：“龙进表哥，你想去看他们吗？”先前她只叫他龙进，有时并不叫他名字，只是喊：“喂，那个挖地的，吃饭了。”或者抱怨地叫：“喂，聋子、你真是聋子，叫你吃饭，你都不答应？”

龙进见她把他升级为亲戚，也无反应，他只觉得世界上有了爹妈，有了爹妈的来信，太快乐了，韩芳对他的转变没有多大的影响。只是韩芳再一次问他：“龙进表哥，你想马上就去看他们吗？”他才嘴角露出一丝笑纹，说：“那当然，谁不想立刻就看自己的爹妈？”

韩芳看见这个呆笨的小子，有笑纹在嘴角出现，觉得他在冬眠状态中苏醒了一样，感到高兴。同时希望他一下子活泼起来，变成一个富有朝气的人。她一向喜欢的男女青年就是要活活泼泼的，讲起话来眉飞色舞，一身洋溢着朝气。对于龙进的呆笨，她是看不惯的。韩芳今

天在上街的路上，就看见了龙进不愿同她赶场，便故意落在后面。等到收得这封信了，为了好奇心，便赶忙去找龙进。而她也知道龙进不上街则已，一上街就要去书摊上翻书。她以往只要一见他在书摊上翻书，就在心上打上一个烙印：“当真是个书呆子，不折不扣的书呆子！”她刚才在书摊上把信递给龙进的时候，还没有改变这个看法。知道姑妈姑父还在人世，又在美国，真是天大的喜事。无形中分享了他的快乐，还忍不住要把这种快乐立即送到爷爷婆婆那里去。他们这个家族，因为有这么一个亲戚，有了这么一个投亲靠友的知青，惹出多少烦恼，添了多少灾难！如今来了信，这当然是一家人的快乐啊！

韩芳羡慕龙进有出国的机会，但又眉头一挺，挺有见解地说：“最好这样，你先回信，要姑父姑妈回来看看爷爷婆婆。我们这一大家人该好好地团聚一下，让那些爱说怪话的人见识见识。”

龙进点一下头说：“对，要他们回来。”他觉得样样都好，可以说，快乐使他没有意见了。

二

天空晴朗了，但还有点阴云

爷爷婆婆居住的房屋，是一座大院子的一支角落，有大小七八间房子，同别的几家人分开的，但都挨得很近，走二三十步就到别人窗下或者门前。总的看来，就是乡下的大杂院，但各有树林和竹子。爷爷婆婆的屋子是这样分配的，一间正屋，作为客堂兼作饭厅，壁上贴有韩家高曾远祖考妣的神位。他两老住了一间大的，旁边的小屋子由龙进居住。另一边的小屋子是韩芳居住。还有一间大的屋子，则是舅父舅母居住。其余的屋子作为灶房并堆放柴草。可以说这是三世同堂的家族。爷爷是乡下小学教师，教了四十多年书，解放后又入了党。到了退休

年龄，回到家里，靠退休金生活，这叫他喜出望外。逢人便说：“要是世道不改变，一个穷教员，休想活下去。”到了文化大革命时，许多想不到的坏事情，层出不穷，这才使他不再开口了。但是每听到一件坏消息，他的回答，尽管没说出口来，只在心里想：“活下去吧！”乡里的造反派和大队的支书，认为他是个老朽，又有海外的关系，要他退党，后又扣了他的退休金。他跟婆婆尽量喂好猪，常常背着个兜子去找猪草，又同儿子在屋前屋后种果木树，设法增加收入。儿子韩立成和媳妇都听他的话，不闹分家，出力把一大家团聚在一道，和和气气过日子。由于他老人家已七十多岁了，还不歇地做这做那，大家也就振奋起来。

韩芳和龙进拿着外国来信跑回来时，爷爷正在不远的自留地用水饮菜。他穿着褪色的蓝布短衣，掩映在一片青绿的菜地中间，显得很有精神。他耳朵、眼睛都很好，听见韩芳跑来叫他，便停下手里的水档档，注意地望去，一面忍不住地说：“出了什么事？”他最不放心的，怕龙进在街上出问题。他和一般老年人一样就是多疑多顾虑。等到看见龙进也从一丛树林后面大踏

步地跑来，吐出嫩叶的垂柳，正飘拂在他的头上，他才放心了。他略带嘲笑的口吻说：“出了什么事？这样慌里慌张的！”

韩芳因为跑急了，到了爷爷那里，一下说不出话来，只是喘气，勉强说出一个字：“信！”还把信朝爷爷手上递去。

爷爷尽管接着了信，没有看，因为他不戴老光眼镜，没法看清楚，只是望着韩芳说：“是哪个写来的？”

韩芳明白爷爷没有眼镜不能看信，就立即拿回信，一面大声地说：“爷爷，是姑妈姑父来的信。”她怕爷爷不明白，又再加一句：“是龙进表哥的爹妈来的信。”又指着信说：“这是外国来的！”

爷爷连忙摸他的口袋，又慌忙地说：“哎呀，不晓得哪里去了？”

这时龙进赶到了，望着爷爷高兴地笑。爷爷向龙进说：“进娃子，快回去给我找下眼镜！”他慌乱急了，觉得不亲自看一下信，就不相信似的。龙进跑回去找眼镜，爷爷也赶忙跟在后面，韩芳连忙扶他，一面说：“爷爷，走慢一点，看跌着。”

爷爷摔开韩芳的手，一面急切地说：“他们

在哪一个国家？”

“美国来的。”韩芳回答之后又高兴地说，“真是来的远哪！”

爷爷进了那间供有家神的堂屋，接着龙进递给他的眼镜，连忙戴上，来不及坐就看了起来。韩芳赶忙拉他坐在椅子上。爷爷不去坐，只是说：“不拉我，让我就这样看。”他走向门口一点，让信对准外面的光线，更亮一些。因为门外的桔柑树的浓荫遮暗了堂屋。他看了前面几行，又迫不及待地翻最后一页，认清最后的署名，是女儿女婿的名字，而字也的确是女儿的亲笔，忍不住满脸浮着笑，接着又从头看了起来。看完之后，取下眼镜，摸出手巾，擦擦眼泪。然后望着龙进点了下头，叹口气说：“孩子，这下好了！”

韩芳拿去爷爷手上的信。爷爷说：“我还要看看，来信的地点是芝加哥吗？”

韩芳赶快说：“爷爷，是芝加哥。”尽管说的很确定，但还又把信看一下，高兴地说：“爷爷，你看嘛，这是大学的名字，姑父姑妈都在那里教书。”

爷爷喜悦地说：“如今世道好了，人人得到